正誼堂全書

D 13
743
85

門仁13
號703
卷85

宗相圖書

石守道先生集卷之下

序

明治二七年
一月二十日
購求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
莆田黃　潡　尤溪劉鴻署　仝校

三朝聖政錄序

平和汪奇猷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樂其業我太祖太宗眞宗憂一相作勤養理之功歟唐自天寶迄於天祐百五十年閒祿山朱泚黃巢秦宗權相接爲寇中原擾亂生民荼苦

篡唐者非有拯溺撥亂之心殘暴愈甚連綿五代干戈日
尋戎馬生郊戰血流野繼唐終周天下塗炭實二百年我
太祖武皇帝受禪之五月誅李筠於潞州十一月殺李重
進於揚州四年取荆湖南六年平蜀又六年收廣州
又四年定江南太宗文皇帝亦承天位能紹先烈南致滙
澤北降幷汾巒夷震懾請貢海內自此始一矣則太平之
業二祖基焉眞宗章聖皇帝於是成二祖之基以格於可
大隆二祖之業以臻乎富有禮樂文物煥然而章明教化
刑政涪然而太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眞宗繼之太平之
業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聖神眞宗之文明授授作

受承承以興太平可謂跨唐而邁漢駕商周而登虞夏者
也臣生三十四年目不識干戈之事耳不聞金革之聲惟
是草茅之下里閭之中聽田夫農叟歌詠三聖之德盈溢
乎耳及登仕路以來時接搢紳大夫語其說三聖之政益
詳然三聖之德三朝之政國史載之備矣但臣以謂三聖
致太平之要道或慮國史紀之至繁書之不精聖人一日
萬幾不能徧覽唐史臣吳兢嘗爲貞觀政要臣竊效之作
三朝聖政錄且人之言聖人者必曰堯舜人之稱治世者
必曰夏商周臣觀太祖武皇帝之神武文皇帝之睿
聖眞宗章聖皇帝之仁孝豈復讓於堯舜乎觀建隆開寶

之平定興國雍熙之樂康至道咸平之醇釀一作讓豈復羨於夏商周乎恭惟景祐欽文聰武聖神仁明孝德皇帝陛下有太祖太宗眞宗之資則當法建隆開寶興國雍熙至道咸平之政以阜萬民以繼太平以丕於三聖之光以樹乎萬世之基伏惟陛下聰明神聖皆自天縱言語動作暗與理合雖不師於古不法於今固已高視軒農遠超羲昊苟更能斟酌祖宗垂憲效而行之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伏惟聖主留意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盛一作葉甚茂延祚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悠久一作攸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爲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遇陳慶之弒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臣聊尋歷代無不以姦臣

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
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弒則皇甫鎛爲
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
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
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
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於中睿暨
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於代宗
德宗順宗憲穆敬文武宣懿傳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
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唐史中女后宦官事迹各類集作

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貞觀開元元和百數
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
宦官覆之於後顛側一作倒　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
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
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
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於子傳於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齮
齕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人一作明主戒之

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人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
者述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管絃而交鬼神也

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馳張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顛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爲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域耳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爲勝惟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特震奇秀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纂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辟闔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與曼卿姿宇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爲不可計其遺亡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爲二册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子能一作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爲我序詩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

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學爲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幾也詩

易書禮春秋言而爲中動而爲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楊文中子吏部勉而爲中制而爲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爲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爲楊墨爲老莊爲申韓爲鬼佛識雜之爲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爲文厚乃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也嚴乎不可譁也直乎不可屈也一焉於聖人之道妖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於斯文過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爲難守之不爲難行之爲難行之不爲難久之爲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不爲難爲難篤之爲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矣輔之且往仕於孟州因以爲別離之贈云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閭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既於泰山徂徠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擧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爲明復之壽爲予書先君之銘於石以爲勒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爲宋大臣爲人資材已高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顧明復與予饑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於擇之而

冐苦辛傾肝膽予二人豈有求耶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
聖人之蘊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
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攄蘧周一世之亂反諸於
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明於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
之少者王不得者罰明復之難爲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
希明復然義又不可默夫趨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
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爲見之孟軻尋
邑三公舜歆高爵不作符命甘投於閤見之子雲潮州八
千幾死瘴煙歸來京兆不肯嬋娟見之吏部嗟嗟李勣徇
主從昏咄咄宗元附權邀官觀而始簡豈爲不完弗能有
終至今痕瘢擇之與予交深一本作與予此去近天子得
與我相磨切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
宰相曰是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曰
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
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
職而遺一作違寵祿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祿爲憂
一作而鼎鑊鈇鉞爲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
非利而行之者也行之者一本少此四字非畏罪而强之者也予
所以云殆一作爲報之資爾康定二年七月十二日序

送張績李常序

孔子之大道爲異端侵害不容於世實三千年諸公能維而持之不能排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絕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斥其人而攻之我寡彼徒衆反攻予者曰以千數視予之肉虎磨一作吻而狠磨牙賴聖君天覆地容得免於禍濮人張禹功李遵道者其居與予不相遠耳目接於予固熟則其宜知予之所爲如是得禍如是輒不憚直以身冒予之禍來山中而助予揚子雲稱軻之勇若禹功遵道者其勇者歟太史正崔杼之罪殺之其弟又書杼又殺之南史聞之執簡以往太史初正杼之罪知爲史

者然猶未知必得誅於杼若南史聞已殺二人矣又執簡以往是眞不畏死者矣予攻害孔子者予知爲孔子者然亦未知必得罪於害孔子之徒若禹功遵道已見予之所得禍如是又來助予是眞勇者矣予今年三十七而髮半白然心益壯而氣不衰禹功少予十四歲遵道少予十五歲其文如進六軍而作鼓者嚴猛齊厲張皇奮施可式可畏當與予一作子周旋焉達也以孔氏之道窮也孔氏之道達而萬物不通乎窮而垂之於後世不明乎窮達之閒綽然有餘裕其有能動心乎禹功藏用於神其得天下之幾歟遵道直道而行其明天下之治歟幾近易治近春秋二

子之道皆道也與世不迁其必達矣去舉進士子醉之以酒復贈之以言以釋夫相離之懷辛巳夏五月二日石介序

送劉先之序

予友先之將適魏之館陶請於余曰館陶魏邑也聖朝大儒柳仲塗實魏人自唐吏部下三百年得孔子之道而粹者也惟仲塗居魏東郊著書數萬言皆堯舜三王治人之道爲如京使死其道纔著一作施其一二今聞柳氏之子孫尚在且有賢者魏之人猶能記識仲塗之居亦或有能讀其書者仲塗之道則未聞有人知之先之至館陶取仲塗書爲柳氏子孫及魏之人訓釋指明其義使知仲塗之道仲塗之道孔子之道也夫人能知孔子之道施於天地閒無有不宜以之治民以之事君以之化天下皆得其序先之能使柳氏子孫及魏之人知仲塗之道柳氏子孫既能知之而肯緘藏於其家必能傳之人魏之人亦必能傳之鎮冀邢趙自鎮冀邢趙而傳之將河之北皆知仲塗之道矣由河之北而傳之仲塗之道將盈於天地之閒矣館陶之政此爲大若夫行乎仁義使百里之內咨而嬉癯而肥瘠而良匱而昌茲縣令之事也先之固能行之矣豈待予告

呂虞部士龍字序

虞部員外郎東平呂君嘗訪字於介因名士龍易曰雲從龍言龍吟則雲出龍乃乘之游於六合作爲膏澤潤液萬彙濟物之德也大矣請字曰兼濟兼濟之義又不徒然也卷收其畜密雲不雨不得兼矣大旱而爲霖雨不崇朝而徧天下兼濟之義於是乎在先朝爲侍讀學士烈烈有名稱者君之先君也君不忝爾祖能濟其美今年四十三作虞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借三品服知邛州邛州要藩矣襟帶巴蜀作固王家有社有民地方千里君能簡刱苛政懷以在惠舒我王澤浸其幽遐是亦兼濟於一方也異日得大位其志行兼濟天下可矣字曰兼濟豈無意哉名以定體字以表德苟不克稱則貽名之羞公其戒之苟係祿位以利其妻子苟殖貨財以肥而家厚而身不思忠吾君利吾民則獨善之行也雖在千萬里外必走就君操吾矛持吾戈以擊君奪此字矣月日序

記

宋城縣夫子廟記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修則裂日月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一政不行則缺山嶽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彌亙億

千萬世而不傾綱維四方上下而不絕莫亂於戰國莫妖於楊墨莫毒於秦嬴莫逆於莽賊曹馬譎詐宋齊凶慝虐神猾夏曰聰曰勒倡誕放邪曰聃曰釋下至唐季接武踵迹昏君暴德莫不滅裂衣冠墮折一作坏法則焚燒詩書芟刈禮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良由根柢堅而枝榦茂也淵源濬而流派遠也三才五常爲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爲枝榦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爲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揚韓爲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焉山嶽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達於郡縣皆崇嚴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爲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於令之廳事噫其爲褻亦甚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爲尊不敢黷慢於是折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艧麗焉宮宮闕陽昳昳闇陰夫子被王衮冕執圭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宁而坐顏淵閔子騫十一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哉李大夫

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弱佛法也毀淫祠革鄙俗也尊聖師明大道也有是三善不可不記故敢承命而不敢讓

景祐四年五月一日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咎陶傅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於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構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時從游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子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揚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翺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襄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緘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閒矣孰謂先生窮

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
卑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北篇揚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
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
生常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
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
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
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偪故作辨制辨注家之
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
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爲泰先生
孰小之哉介樂先生之道文先生之爲請以此說刊之石

陷於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青州學公用記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名且
頒公田三十頃次入於學公患田少不足又旁學作屋百
二十間歲入於學錢三十一萬逮今十稔學益興而士倍
多太守趙集賢廣公之意取南城隙地又作屋八十三室
別爲鉤盾六十二門歲入於學通六十七萬學之公用於
是大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學官與諸弟子脩之請記於壁
曰立其法萬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
之中也本故萬世不改也中故萬世可行也若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氏樹君臣父子上下之制立其法萬世不改者也是之謂本焉服牛乘馬上棟下宇弧矢網罟之宜舟楫耒耜之利棺槨之便臼杵之用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是之謂中焉相國沿三代明王之作取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建學於青立其本也集賢申易大畜養賢頤養正需飲食宴樂兌朋友講習之義立屋一作變於學制其中也大凡舒則人暇局則人困故善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強人其要貴夫勞逸之節焉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萬言以時而諷之其爲功博矣仁義禮智忠信孝弟之道天地陰陽星辰災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爲業廣矣廣博而難卒勤苦而後能成蚤起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解則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餘一作秩勞有休息有養所以息焉游焉是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相國集賢善教矣張而不急弛而不廢初集賢樂學之經始甚亟乃擇材吏得節度推官蔡君亶用董其役作屋若干楹百四十五間而取材於縣官之餘措力於公家之隙不煩於府不擾於民和說而以成予謂相國善作也集賢善述也蔡君善卒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託斯文即不得讓因記其歲月云

新濟記

天聖十年春知兗州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孫公開新濟成夏汶水暴漲盡壞其坊潴於西澤滿弗受腹背溢出橫流湯湯爲江爲淮轉如天回突如山來勢若吞鄆及壽張東阿人不溺於水如一縷絲一毫髮相維之矣東北注入新濟汶水勢削遂不克患明年京東蝗蟲大旱五穀皆不熟自淄水東至於海尤甚州養兵十數萬倉庫空然公儲不逮百日或出秕稗糞腐爲天子養兵食羸卒餓軍旦夕洶洶發怒色流怨言郡刺史已下焦然疚於懷不知其爲徒拱手俟罪而已兩轉運使以是失職罷去天子使轉運淮南倉轉輸於東方凡數千艘由淮達於鄆鄆入於新濟新濟而東東方遂濟噫春新濟成夏汶水漲新濟是賴汶水無害鄆人適安今年新濟成明年東方饑新濟是憑兵不匱食國不乏用民不餓死濟之爲功也如此其速成疾效章章著見於人者故略舉之矣若夫北暨鄆之張澤南暨濟陽鄄之鉅野民良田百萬頃水宅焉三十年民不得一壠耕一穗收新濟成疏其水入新濟民得是良田播殖五穀以衣食之新濟之功此益爲大地道之有四瀆猶人之有四支四瀆濟其一也濟水壅廢地二支矣今濟水復流地之一支復生也地有血脈也有滑胃也不壅絕焉

地道其安矣濟水棄滯塞廢三十年三十年不爲濟矣今
濟水復流復爲濟矣海不受濟之朝三十年海亡一濟三
十年矣今濟復朝於海海復得一濟矣地生一支濟復爲
濟海復朝濟功格於地矣及於濟矣及於海矣功又益爲
大也當濟源涸此功落成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此可謂禦大菑矣捍大患矣則公宜受天百
祿世世祀之傳子傳孫寖隆寖昌矣公盡忠三朝白首彌
固勳望風迹終焉允臧在太宗朝講經壁水敷助文治觀
學王宮啓發孝德在眞宗朝堂上疏陳十不可請停西祀
又抗言乞焚天書斬朱能以道事君有犯無隱陛下纘服

日以孔子之六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說於上前以
輔聖德歷事三世將逾四紀年甫及致仕三上章乞骸骨
歸葬鄉里不得請又兩上章乞解近侍守鄉郡天子重勞
以官職之事許之既告老去猶以鄆人被水患三十年濟
不爲濟濟不朝海地廢一支在公家之利爲不了卒能成
功澤生民利萬物及國家被來世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謂之不朽若公之立德立功可稱於不朽矣
宜刻諸石垂之無窮謹按濟水出於河南王屋山溢於東
出於陶丘東北會於汶入於海當黃河溢并濟爲一河水
一石其泥六斗泥淤爲岸數百尺河水復濟遂失故道不

復能流入於海乃停於鄆之西南爲大澤作民患三十年
公久思開之數議不合外廷衆口囂囂爲不可至是復白
於上請身自行安肅軍觀察留後陳公堯咨時治於鄆受
成於公不敢異公議克同於公天聖十年正月以鄆州之
須城中都平陰壽張陽穀東阿齊州之歷城長清合三萬
人起鄆魚山盡下把四十里齊州接下把而下又五十里
疏濟故道通濟大海一月克成厥功督役則有鄆州通判
比部員外郎張舜元齊州通判國子博士王隲平陰知縣
國子博士李錫歷城知縣太常丞董儲壽張知縣石侍禁
王師顏鄆州駐泊石班殿直張政中都縣主簿劉允介自
謀始及成功實預焉故能備述其事景祐元年月日記

去二畫本記

留守工部彭城劉公隨嘗親來視學於東庫謂非聖人書
宜悉去之不可使學者讀之惑亂其心也公之心可謂正
矣噫非聖人書猶不可觀之況非聖人乎且自伏羲至於
神農神農至於黃帝黃帝至於堯舜堯舜至於禹湯禹湯
至於文武文武至於周公周公至於孔子中國猶一人治
也道由一塗出也有老子生焉然後仁義廢而禮樂壞有
佛氏出焉然後三綱棄而五常亂嗚呼老與佛賊聖人之
道者也公所謂非聖人之書者老與佛

之書也老與佛之書猶不可使學者見況使學者見老與佛之像乎書庫有舊存三教畫本索觀之則吾聖人與老氏佛氏等使學者趨老與佛亦將同吾聖人也讀其畫猶懼惑亂其心使趨老與佛同於吾聖人豈知不易吾衣冠棄吾父子捨吾尊親廢吾祭祀相與同歸於夷也三教畫本獨吾聖人朝夕令學者拜事之庶幾知吾師之尊吾教之一吾道之正所謂老與佛二者吾令悉去之後來者將謂吾不恭失二畫本吾故書石以告

宣化軍新橋記

康定二年冬十月戊午宣化軍使虞部員外郎張景雲作滿河橋成河初不通故爲之舟則人利舟也及其弊也舟反害人河不復通故爲之橋救舟弊也善哉其達廢也歟聖人之於天下之道有作焉有因焉有變焉未有初也故作未有制也故因制失故變變者救其失也漢董仲舒曰道者萬世無弊非無弊也得救之之道也毀舟爲橋善變者乎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是之謂矣河去軍北門數步其流不絕如綫深不濡軌廣不逾丈非如彭蠡洞庭之險而人病涉則甚於彭蠡洞庭實舟之爲也舟有十五人十五人爲十五家家率七口爲百五口百五口之衣與食皆取於舟晨起十五家磨牙動吻伸頸奮距以搏以噬憧

憧往來人罕完膚吁上下相容州縣無政孽苗遂威姦府
遂成凡此橋歷二年更六人成輒壞者三卒成於君如此
其艱蕞苗大而難拔也姦府固而難破也非君之誠與斷
孰克哉初天章閣待制知淄州軍州事郭公勸侍御史京
東轉運使張公奎始謀毀舟建橋授謀於縣而郭以憂去
張涉河東其後虞部郎中胥君穀繼來爲州國子博士霍
君某通判州事虞部員外郎韓君穀爲縣雖述六公之志
而橋再成輒再壞逮君橋卒成當二公之去橋再壞人咸
曰橋不可作也物有數事有會興廢存諸時成敗繫於天
皆不在人君來代韓聞其說獨以爲不然苟廢興成敗皆
不在人則救懷襄之患者非禹也歟定管蔡之亂者非周
公也歟平諸呂之難者非勃也歟去鱷魚之暴者非吏部
也歟作一橋不能圖久人無誠也乃推諸天愚誠不至而
不患功難就視事之日亟至河上且歎曰州縣之政莫大
於是者州之大者方千里縣之大者方百里政之善惡不
出千里之內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孰不由此途出也苟有
利焉天下享之苟有害焉天下被之在周官則曰司險周
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在孟子則曰十一月徒
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春秋傳則曰啓塞從時況二公謀
於初三公作於後願竭才卒成此橋且舟爲害也達矣吾

爲利也豈謀近哉百世後也不可苟作梓材以新制度以
侈夏六月己酉朔日落成其夕橋又壞君曰天固助予非
有姦橋何壞韓君再爲橋橋再爲壞壞有故也吾一爲橋
橋一壞壞於姦也吾未討姦者終成吾橋然後信吾之志
而奪姦人之心暴姦人之罪益勤不懈日出臨河上工之
拙巧材之良惡斧斤之高下繩墨之曲直必親焉毋不良
日入歸如此九十有七日橋乃成凡五杠三十七柱七十
八梁皆大木也所以取大壯而圖不朽噫豈乎舟食乎舟
者百有五爪距森森牙齒顏顏相與橫跋盤錯於其閒崇
姦深樹孽大非君智果姦府不破非君特達孽苗不拔始
其再壞三壞也衆口囂囂咸請罷由於克斷君聽不亂由
於克誠此橋卒成嗚呼君之功茂焉十月初九日記

栢城縣巡檢廨署記

天下有事也天子日旰而食公卿側坐而謀大夫露宿而
行命士晝夜走以赴命況庶人乎天下無事也農閒於野
工游於府商嬉於市士大夫不結駟不駕不兼味不食高
冠寬衣恬愉舒緩爲事況天子公卿乎帝宋有天下八十
年矣艱難於太祖勞於太宗汲汲於眞宗逸於陛下始於
胼胝中於癰瘠今至於安樂泰舒內外官萬餘員無所事
事食天子廩祿而已不矜車輿不飾第宅安爲哉右侍禁

韋君濤朝廷命巡察南京之宋城楚丘下邑寧陵柘城穀熟虞城盜賊所在柘城舊署廨宇卑圮風雨不蔽韋君至則曰天子賜祿廩一作厚非獨奉臣身亦將以仰事父母俯庇妻子今居無厚牆完廬日暴濕其身體豈聖君推孝治待臣下之意耶況海寓富康歲豐稔家給人足盜賊不作幸外無職事內置吾親於康寧縣髮不亦可矣舊署之囂塵湫隘者悉更之高明爽塏於是燕寢有堂飲食有位廄庫井竈罔不有秩上以荷大君養育內以逸樂其親及於其妻兒韋君終無歉不足者非我列聖相勤養理寓內無事而然歟假若有事韋君當如前所述晝夜走赴職弗暇豈及於此乎寺吏雖陽韋君以新署成乞文爲記因感太平之人各得其所且嘉韋君之能厚於其親遂命筆直書之無罪略焉云爾時景祐四年六月二日記

鄆城縣新隄記

太祖太宗用武當是時武夫帶一刀負一矢取功名如山岳書生吐一奇運一策闢土地數千里聖勲臣勞告天地宗廟外內文士得取爲歌詩頌讚刻於金石播諸管絃揚譚臣僕歷閱內屬蜀師來降李煜渡江吳人慕化幷汾作并綱社天覆地載之內一用宋正朔罔敢貳志眞宗以文守陛下以孝治通五十六年生物熙遂積穀豐實海內恬

嬉閒暇習於俎豆寬儒纕藉尚以章句武夫書生莫得如
向之取功名闢土地者學史者磨石濡毫俟以歲月竟無
有卓卓勳烈可稱紀載夏四月予臥睢陽公舍鄆城縣令
劉君準遣使致書於予曰故鄆城爲水溼敗予作新城於
故城西南十五里遷其民而居之雨逾月不止水如故城
謀再遷之則重勞吾民且鉅野在天下爲大澤之一周視
邑內高燥無旁可居萬家之處雖再遷之水亦隨去與其
勞民而再遷遷不遠水不若借是民力擇久安之計民無
煩遷水不爲患斯亦可也於是環城築長隄千九百步高
二十尺厚九尺足以捍城矣足以禦水矣隄成予復念曰
今雖作隄隄久必壞歲須補之乃無隳若一歲一補隄薪
芻取於民令苟不恤民吏因緣爲姦蠹傷吾民是吾作隄
非以爲利也反以爲害也因卽隄上下城裏外樹楊萬有
三百栽曰他日隄之薪芻是供可以緩民之憂矣今隄既
成且固柳皆青青榮活葉可蔽日太平爲吏不從軍邊塞
效萬死一生立尺寸功業求名書國史此爲績雖細猶愈
夫坐而視民溺死不救者焉已從梁山上轉圓石至縣門
用匠磨琢成就光滑可書堅薄可存願得君文以記歲月
噫予從事斯文久矣常如向所述不得卓卓勳烈可紀載
劉君之功雖非卓卓者刊之於石亦無愧焉遂紀之景祐

四年六月一日

文啓

鄆州知州祈雨文

黃石之靈夫萬民恃五穀而生也百穀仰膏雨而長也故一日無百穀則民困且饑逾月不雨則穀焦且死自去年正月風雨不順序天變乎上歲凶於下黎民阻饑皇皇焉日望其新麥曰庶幾不死矣三月且不雨麥不出壠穀不生土日淒風亢陽藏其上政不修耶其化不流耶刺史不德而民無告耶陰陽逆而不順和氣蹇一作塞而不來苟以政不修化不流守吏不德而民無告天示譴則罪在守吏凡有禍有罰宜加守吏守吏且不敢怨不敢辭民何辜而久不雨以絕民之食神聽不明罰不當罪民不肯受而敢咨敢嗟神儼然南面有此土宇厥民歲供飲食祇事於神有辜當神罰民其辭乎無罪而罹禍民肯受乎惟神其移於某身而使斯民活且神昔在炎漢以祕略授子房建萬世基天人神並受其福其功略大矣其德烈遠矣而有土方千里之內並在神之左右豈不能爲作福休以庶覆膏沐之守吏既不德不明不能養斯民神又其棄諸惟神仁於斯民

上南京夏尚書啓

留守尚書光奉制書徙居畿近伏惟慶慰伏以天子之居則謂之京而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宋爲南京其名尊矣王者之興必有其地而堯自唐虞舜自潞洒禹自有夏湯自景亳周自岐山劉自漢中李自晉原國家自歸德其世長矣洪惟太祖開國授於太宗太宗靈承傳之先朝先朝克光付與皇帝相繼四聖垂乎百年德厚流長本固葉茂重熙累盛以至於億萬世而寖隆寖昌莫不由乎肇迹之有先始封之彌大壯是王氣建爲大都係釐東郊居守留鑰常命懿德國老邇臣若今丞相僕射王公參政吏部禮部蔡公皆自此遷入爲柄輔中書堂執政者五而三出南京之尹伏惟留守尚書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次以大禹益稷咎陶之謨出納詰命次以伊尹伊陟甘盤巫咸之美弼諧璣衡名書太常勳在王府今既承三公而來亦當躡三公而去自茲京邑地望益高不獨爲宋之榮觀可以使天下之聳動也介頃由學官登於幕府天與其幸會公之來喜忭交併精爽飛越官守有限不能奔走麾下與公挽轡推轂一日而至慰邦人傒望之心瞻望旌旆不勝踴躍之至

移府學諸生

賢重也食輕也君子推乎輕以爲乎重故賢隆焉學本也

養未也君子厚於本而薄於末故學至焉易曰大畜養賢也又曰頤正吉則推乎輕以篤乎重之謂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食無求飽則厚於本而薄於末之謂也聖人置祿以待百官祿充而後責之以事故事修而國家立矣然則祿豈素出也君子崇養以居眾材養優而後誨之以道故道至而教化行矣然則養豈空具也講習在堂朋友在序圖籍在府器服在廳歲有公田日有常秩內足以樂乎志而外足以進乎道夫志者何謂也志乎所道也道者何謂也道乎所道也志於忠信而忠信立志於孝弟而孝弟成志之謂也道於仁義而仁義隆道於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夫如是養果不空具也南京學立於故大諫戚公成於今留守夏公大諫爲建學宮學之有取無不給雖養士之具未稱留守從天子請田千畝以食於學養士之具又稱則諸生不可以負二公矣噫自大諫至留守三十年矣而學乃成豈不以學大本也殖之不深不可以維萬世道重器也舉之不難不可以格後人殖之深舉之難諸生識之

南京知府祈晴文

夫土地明則有長牧以治之幽則有神明以官之惟牧也當大克惠養於斯民以流德澤惟神也當大克庇休於斯

民以作福既惟牧與神共理者也陰陽以和百穀嘉登皆
牧與神之功風雨不時庶物疵癘皆牧與神之羞今天行
失度陰極則流作此淫雨害乎粢盛某治明者也惟是夙
夜祗栗改行修政庶幾災禍自茲少弭神治幽者也亦豈
得安乎哉今民咨嗟咸歸咎於守吏與神守吏固不敢怠
惟神念之抑陰扶陽雨不作太沴弗賊天之時弗厭地之
利弗絕民之食皆神之福守吏不能邀其功惟神念之

雜著

怪說中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

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
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
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
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
孟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
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惟見已之道
惟聞已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
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
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
乃發其盲開其聾使目惟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

吏部之道耳惟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
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
堯舜典皐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
頌商頌魯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
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
侈麗浮華纂組刓鋟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
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
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妍極態
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

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怪說下

吾既作怪說二篇或曰子之怪說上篇言佛老下篇言楊
億信怪矣然今舉中國而從佛老舉天下而學楊億之徒
亦云衆矣雖子之說長又豈能果勝乎子不惟不能勝夫
萬億千人之衆以萬億千人之衆反攻子予且恐子不得
自脫將走於蠻荒險僻深山中而不知避也子亦誠自取
禍矣余聞之輒躍起身數尺瞑目作色應之曰孔子大聖
人也取唐虞萬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定以爲經垂於萬
世夫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

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僞之言破碎之吾以攻乎壞亂破碎我聖人之道者吾非攻佛老與楊億也吾學聖人之道有攻我聖人之道者吾不可反攻彼也盜入主人家奴尙爲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反爲盜所擊而至於死且不避其人誠非有利主人也蓋事主之道不得不爾也亦云忠於主而已矣不知其他也吾亦有死而已雖萬億千人之衆又安能懼我也

原亂

周秦而下亂世紛紛何爲而則然也原其來有由矣由亂古之制也夫天子君也諸侯臣也君南面臣北面上天之制也故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朝諸侯於明堂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明諸侯之尊卑者明君不可偏於臣臣不可擬於君也周至夷王王室弱矣不敢自尊於諸侯與諸侯下堂而相見則君臣之禮夷王亂之也君臣之禮亂則朝覲之禮廢而諸侯不臣矣天下無王矣呼亂是以作古者什一而稅故夏五十而貢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蓋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周室寖微王道絕矣諸侯專征伐擅賦役兵革不息興作無時而用度窘魯宣公於是始稅畝履畝成公於是始作丘甲則什一之制宣公成公亡之也什一之制亡則聚斂之臣起而國日以削矣民日以貧矣

吁亂是以作古者爲井田二夫二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
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幷爲一
井田有定分賦有常出而民無爭秦孝公專務富國强兵
用商鞅計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則井田之
制秦孝公廢之也井田之制廢而經界不正井隧不均穀
祿不平矣吁亂是以作夫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天子
聽男教后聽女訓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天子聽外治后
聽内職三代不易之道也秦襄王太后出閨闥而臨軒戶
以女子而朝羣臣則男女之職秦襄王亂之也男女之職
亂則陰陽之序失陰陽之序失則日月逆行而天地反覆
矣吁亂是以作古者封建諸侯藩屏王室天下治與諸侯
守之天下亂與諸侯持之三代享國或八九百年或四五
百年由斯道也秦始皇既吞六國并諸侯思欲獨立天下
不列封建置郡縣則封建之制秦始皇壞之也封建之制
壞而天下微矣王室弱矣天子孤矣吁亂是以作古者一
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后妃之數也秦
漢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
人又有良人美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婕妤娙娥容華充
衣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則后妃之數秦漢亂之也后妃之
數亂則品秩雜而女色盛品秩雜則上下瀆矣女色盛則

邦國殆矣吁亂是以作周禮閽者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而已漢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宦官始預政焉則宦官之權啓之也宦官之權啓則巧邪入而佞倖進巧邪入則正人廢矣佞倖進則君政敗矣吁亂是以作夫君臣之禮亂亂則僭奪篡弒作矣什一之制亡則暴賦重算行矣井田之制廢則豪強兼并興矣噫甚矣不封建也陳涉一唱而嬴秦亡亂男女也呂后專制而炎漢中否曌后妃也戚姬進倖而太子甚危飛燕眈寵而成帝致天用宦官也恭顯用事而前朝大損曹張執政而劉氏終滅嗚呼秦漢而下亂賊繼踵皆由是也夫古聖人爲之制所以治天下也垂萬世也而不可易易則亂矣後世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亂乎夫亂如是何爲則亂可止也曰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明禁

國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臣去其親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維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

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
強兼幷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
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
其耒耜女去其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
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
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墮也衣服踰制宮
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強兼幷權要橫斂則貧人困也賄
行於上吏行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
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
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
乎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禁其不禁而
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王爵論

古者聖人之立制也爵祿有差衣服有章車旗有數宮室
有度上不可以偪下下不可以擬上所以防夫僭奪而塞
貪亂也三代天子稱王而已夏曰禹王商曰湯王周曰武
王成王康王西伯猶追謚爲文王三代諸侯無稱王者崇
親勳強根本莫大於周公也太公也皆不封王晉鄭曹衛
陳蔡七十餘國其爵公侯伯子男而已亦無稱王者周衰
諸侯驕侈吳與楚始僭而稱王然爲聖人外之稱曰人稱

曰子亦不稱爲王周益下削諸侯皆自稱爲王斯蓋衰微之世臣强君弱竊號爲王也漢興襲亡秦之弊喪三代之制高祖初王而有稱曰皇帝功臣子弟或封爲王故有齊王有吳王有楚王有韓王有梁王有荆王有代王有燕王有淮南王有膠東王有膠西王有濟南王有菑川王有膠山王皆稱王者之號行王者之禮衣服制度車輿宮室竊擬於王於是僭奪之心生而叛亂之志萌故吳楚七國連兵稱反韓彭英盧相繼叛亂大者族小者誅功臣子弟罕有全者由亡古之制也由上誘之爲亂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爵稱也器者車服也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小人乘王者之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後世宗室相殺伐諸侯爭亂不能勝止可哀也哉

擊蛇笏銘

天地至大有邪氣出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爲妖怪口口口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丁酉州天廳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爲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駭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

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
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矇見青天覩白日
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公之請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
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亙億萬世而長存
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在齊爲太史
簡在晉爲董狐筆在漢武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
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
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
正誅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荊明距董偃斬張
禹劾梁冀漢室久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
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
笏豈徒獎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
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
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
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
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
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於
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

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陰德論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由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砥砥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佑也苟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地神明之喜怒而以己之喜怒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嚮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者進之君之賞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讎哉以進退於人謂德讎在己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

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百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惸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之而無窮矣

水旱責三公

漢以水旱責三公後世論者兩出一以爲三公燮理陰陽之官也責是一以爲水旱繫於君不當責三公予謂二者皆有偏也責三公則君怠責君則相怠夫君者天下之治無不統主其大者天地陰陽也在堯則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在舜則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人君統治天地陰陽者也三公佐人君以燮理天地陰陽者也天地陰陽之道與政通政道序則陰陽之道序政道忒則陰陽之道忒天地陰陽序而風雨時天地陰陽忒而風雨不時若然三公與君同體也政道得風雨時君三公同享其利政道失風雨差君三公同當其責以水旱責三公不專於三公也天譴於君君惟當惕懼修德改行厲善以答天譴君責君則罪已三公則免皆不能逃

其責也彼責專三公三公佐君以變理天地陰陽者也佐者且得罪君可坐視莢譴晏然安樂曰彼三公之責也吾何與焉是引君於荒且怠矣彼專責於君三公佐君變理天地陰陽者也君則惕懼不敢安寧三公乃申申廟堂飽食宴坐曰彼君之責也我何與焉是接臣於驕且慢矣荒與怠政疵癘也驕與慢國殃茂也若時水旱君則罪已三公則免予之說長

二大典

周禮春秋萬世之大典乎周公孔子制作至矣周自夷王以下寖衰寖微京師存乎位號而已然五六百年開綿綿延延不絕如綫而諸侯卒不敢叛者周禮在故也王室益弱諸侯日強又二百年亂臣賊子如麻然而畏未敢取周者春秋作故也自堯舜三代惟周得八百有餘年雖后稷公劉積德自遠實以二大典矣嗚乎周禮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謂盡矣執二大典以興堯舜三代之治如運諸掌後世無人行之者悲夫董仲舒以春秋對其知王道之宗矣王仲淹以周禮往其知王制之本矣惜夫漢武唐隋文侮慢二君子卒不用二大典卒無施吾於此尤傷焉

讀原道

書之洪範周禮之六官春秋之十二經孟子之七篇原道

之千三百八十八言其言王道盡矣箕子周公孔子之時三代王制尚在孟子去孔子且未遠能言王道也不爲艱矣去孔子後千五百年閒歷楊墨韓莊老佛之患王道絕矣雖曰洪範曰周官曰春秋曰孟子存而寻歧萬徑逐逐競出詭邪淫僻荒唐放誕之說遂行於天地閒無有禦之者大道破散消亡睢盱然惟楊莊之歸而佛老之從吏部此時能言之爲難推洪範周禮春秋孟子之書則深維箕子周公孔子孟軻之功吏部不爲少矣余不敢廁吏部於二大聖人之閒若箕子孟軻則余不敢後吏部

辨易

王績爲負苓者傳載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以爲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機爲始兆亂者吁可怪也夫易之作救亂而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淺深故文有繁省亂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於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於夫子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繫易之一辭無亂以救也文王豈獨能過是九聖人亂不可

不救也作易非以爲巧救亂也文王夫子非以衒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王夫子無述易至今不明薛收負苓者不達易甚矣

尊韓

道始於伏羲氏而成終於孔子道已成終矣不生聖人可也故自孔子來二千餘年矣不生聖人若孟軻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師尊之其智足以爲賢孔子後道屢廢塞闢於孟子而大明於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賢人可也故自吏部來三百有餘年矣不生賢人若柳仲塗孫漢公張晦之賈公逴祖述吏部而師尊之其志實降

噫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聖人孔子爲聖人之至噫孟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爲賢人之至一作卓不知更幾千百數年復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乎至矣

釋汝墳卒章

汝墳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癯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

紂存其末句云雖則如燬父母孔邇箋云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子夏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其末句云父母孔邇康成云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夫紂之苛政甚矣烈如猛火不可嚮邇雖慈父慈母又豈能恤其子哉以謂父母指文王言之王室雖酷烈民不堪其苦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被文王之德厚戴之如父母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春秋傳曰愛之如父母此慰勉其君子之辭言雖仕於亂世苦紂之虐政紂之亡日可待也民望文王不遠矣亦如桀之民望湯曰傒我后后來其蘇康成似朱達詩人之旨故釋之

錄蠹書魚辭

蠹書魚曰吾嘗游於文字閒文字有所殘缺者人則曰吾蠹之蝕予曰蠹書魚夫書豈獨吾蠹之耶昔者孔子修春秋明帝王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爲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墮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替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鏤文理刓刻典經浮華相淫巧僞相衒廵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道日以刻薄而不修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予曰蠹書魚予敢辭

宗儒名孟生

予向以春秋授諸生學中孟生衣道士服升吾堂上預諸生列受吾說焉日薰灼乎聖人之道久之相說以解於是大寤聖人之道一出於孔子遂棄其師事吾儒師裂其服被吾儒服斥其禮行吾儒禮擲其書讀吾儒書予願以宗儒名孟生嗚乎君臣父子皆出於儒也禮樂刑政皆出於儒也仁義忠信皆出於儒也生誠能宗儒生爲君子矣

貴謀

天下有大憂危國家有大蕃患聖賢發至誠運至智定至謀以扶安之聖賢之誠誠矣聖賢之智明矣聖賢之謀果矣如機之發如著之占如節之合作於此而應於彼言於近而驗於遠不差毫釐噫聖賢之謀必行則自古無喪身

無敗家無亡國無傾天下喪身敗家亡國傾天下由聖賢之謀不用也桀從伊尹之謀安有南巢之放紂從比干箕子之謀安有太白之誅項從范增之謀安有楚江之亡漢從劉向之謀安有王氏之篡唐高宗從遂良之謀安有武氏之禍明皇從九齡之謀安有祿山之難陳不從洩冶之謀故亂晉不從宣子之謀故弒虞不從宮之奇之謀故亡秦不從蹇叔之謀故喪崤函之師趙不從藺相如之謀故失長平之眾成安君不從廣武之謀故死泜水之上漢高皇不從建春之謀故困平城之中堯能用舜禹之謀是以光宅天下舜能用夔契之謀是以濬哲文明禹能用益稷之謀是以克夏文武能用呂望周召之謀是以革商高祖能用三傑之謀是以有漢惠帝能用子房之謀是以定位光武能用耿鄧之謀是以復乃堂構昭烈能用諸葛之謀是以王有蜀巴文帝能用高頻之謀是以掃始有隋太宗能用房杜之謀是以光享（一作亨）於唐梁公之謀行則李氏復辟（一作再祀）姚宋之謀行則開元昇平裴度之謀行則元和靖武大哉聖賢之謀至矣用之則生不用則死用之則存不用則亡死生存亡大矣彼不能用愚闇甚矣

救說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周室衰

諸侯僭道大壞也孔子存之孔子歿楊墨作道大壞也孟子存之戰國盛儀秦起道大壞也荀況存之漢祚微王莽篡道大壞也揚雄存之七國弊王綱圮道大壞也文中子存之齊梁來佛老熾道大壞也吏部存之管蔡之亂則周公扶之也諸呂之亂則周勃扶之也江左之亂則謝安扶之也武氏之亂則狄公扶之也祿山之亂則汾陽扶之也朱泚之亂則西平扶之也淮西之亂則晉公扶之也五代之亂則瀛王扶之也故道卒不壞天下國家卒正古之人有言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是棄道而亡天下國家也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易大過上六滅頂凶无咎以救衰拯溺一作弱也大廈將顛一木扶之或得不顛顧顛而不支坐而俟其顛斯亦爲不智者矣道將大壞天下國家將大亂而不救坐而俟其壞亂斯亦不仁者矣大凡聖人之道有蕃害以身當之賢人之分也天下國家有患難以死殉之忠臣之節也而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者歟

責臣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撓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溺一作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昃不食重擇

大臣付以專任一作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不若聞絲竹之浮耳謂見羽毛之翳目不若見趙衞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將誰倚以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閒則陳功勞敘閥閱矜才能薦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鉦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況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也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乎賴聖君淇覆如天不以眞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與春秋亂臣賊子同誅矣

錄微者言

晚鼓後諸曹既抱訟退公舍岑寂如私庭焉日將曛予巾褐坐軒窗下有府吏職執法丁其姓簡其名者袖短幅急馳而來順氣和聲油然泠然授於予曰今天子念東南之民荐罹其饑渙然散汗漫之澤除其田租以緩民命乃鄉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庸而耕者謂之客戶人歲輸其緡錢數百於有司以其不地而征無名而取謂之乾食鹽錢此民年豐尚不逃飢與寒歲凶穀價高朝夕且恐死乃不得與占田之民同除其賦官人幸有位亦嘗聞孳孳有濟蒼生之心豈能書其事馳聞於天子之庭乎介鬚然而駭悚然而恭抗聲大叫語其人曰此衣食天子者之所宜思也牧養天子之民者之所宜憂也刺史嚴坐於堂縣令申申處其家庶臣晏然高枕而臥使臣諄諄攬轡而馳曾不及是思曾不及是憂爾何人思及是吾徒食而魚出而車朝服透迤處爾之上亦何施其面目哉子將轉爾言達於上傳曰詢於芻蕘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嘉其人有所興起座右見筆研因書之牘背云

辨私

儒者好稱說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於其師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無之天下必亂如粟米不可一

獸而食人也噫無功而食禽獸猶不可彼素飧尸祿將狗貓雞之不若乎

辨謗

介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羣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曰潮陽之湫鱷魚爲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鱷魚厥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寖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況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史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

日少少則人饑加布帛不可一日乏乏則人凍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長幼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萬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離孔子之道而言之其事雖美不致於遠其言雖切無補於用猶錦繡不可以待一作御寒珠玉不可以療饑故儒者稱說不及焉非遺之也

責素飧

狗當吾戶貓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於人食人之食可矣犀象麋鹿鸚鵡鷹鸇無功於人而食人之食孟子所謂率

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辨其旨不獨爲賀也有激於時爾凡人息於敦孝而亟於避諱甚無取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鯀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錄不類蔡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槩而後明槩亦可稱爲端直士矣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槩能明吏部之道特爲首送槩少則爲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

逾年不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兩爲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爲以滕不知人或謂槩有化丹砂爲黃金術滕意得之特爲首送或以爲槩恃當途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詬八九年矣介昨日架上整亂書得槩韓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道大知槩之名不虛得知滕之被詬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劉槩申之劉槩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詬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辨詬云

朋友解

姜潛至之被水害苦甚奉符尉李縝仲淵與至之友且通

家義甚厚至之之困苦爲借弓手營救因以私役人罪之
察盜賊捍水火縣尉之職也又朋友之義患難相恤緝得
其職又得朋友之義反得罪大懼朋友之道絕因解之夫
父子兄弟以親愛君師朋友以義合也入則事父兄出則
事君師朋友君臣之際猶有爵祿之恩焉師友之分非道
義不合夫所謂道者親而不可離者也夫所謂義者合而
不可船者也古之管仲鮑叔王陽貢禹以義始而以義終
者也張儀蘇秦陳餘張耳以利始而以利終者也義無不
克終利無有克終今夫人之趨權利熱則鑠來寒則鳥去
平生握手把酒敘歡忻肝膽吐在地一旦急難危患則掉
臂緩趨而過若越人視秦人之疾不獨不一顧又從而排
陷之朋友之道薄也如此有人反其薄而就於厚則以爲
罪今奉符縣尉李緝與進士姜潛同師受業有登堂拜母
之義潛居奉符之太平鎮今歲夏六月七日乙夜水大至
太平之人死者五人其一則權酒使臣張借職也在太平
三四百家潛被水尤苦夜風雨震電天大黑水且暴來潛
左手扶老母右手扶嬰兒妻子弟妹纍纍隨其後出沒於
水中僅得脫死走太平四里餘就高阜以避潛之居廬邸
店並其所以待歲時伏臘之用凡百萬與所藏書數千卷
盡爲水害緝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緝不足爲有

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縣尉權略足以施於潛尚更退顧其身愛惜礙國家禁苟逃錙銖罪不爲潛致毫髮力忍晏安坐視此誠異類禽獸之不爲也東家火西家焦髮爛額爲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不棄弛擔觔奮走救之潛之水甚於東家火潛之將至於死猶赤子之入井也縗少被伸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又親慕士建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潛友厚反顧身愛惜乃不如異類禽獸乎不如西家路人乎以古朋友之道責之縗猶負大罪潛之窮且困如此纔能借九日力遺一囊麨未足以解潛昏墊之災然以今人推之縗能不退顧其身愛惜其官抵冒刑禁濟乎朋友危患是亦能以義始終者也故舊不遺者也患難相恤者也法網凝密乃罷縗罪一作纔去之以微文置之於深典此不惟傷朋友之道亦以害國家教化之本國家設禁本所以禁小人非施之於君子也小人大爲之禁亦或踰之君子則有禮樂而已矣使縗徇國家之常禁則廢朋友之大義禁者權也權者有時而用制小人不以權則壞法亂民爲害必滋義者常也常者道之中也中常用待君子不以中是示天下之無君子矣縗爲君子而以小人制之豈其宜縗亦不足深惜惜夫朋友之道遂絕矣天下風俗更薄矣噫州縣吏貪墨

殘毒者滿目曾不聞舉一人縗奉公守法縗持廉縗愛民縗有文行縗有節義縗孝於事親縗忠於事上縗信於朋友反得罪悲夫

辨惑

吾謂天地閒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爲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夫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閒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則無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爲仙漢武帝之求爲黃金梁武帝之求爲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梁武帝饑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明隱

孫明復先生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明之者也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先生畜周孔之道於其身苟畜而不施徒自膏潤肥碩而已萬物則悴枯瘠病而自膏潤肥碩豈周公孔子之道也歟是以先生凡四舉進士則是先生幷苟畜其道以膏潤肥碩於其身將以利天下也潤萬物也四舉而不得一官鬢一作髮皆皓白乃退而築居於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果蓋有所待也且以爲

堯舜在上必不使賢人伏處而一作賢人布褐糟糠乾餓以死茲先生有所待之意也禮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斯之謂歟世之浮近輩不達先生之心謂先生隱爾又不達隱之義謂隱者富貴面汙身杜門絕跡與鳥獸麋鹿爲羣裂衣冠屏飲食棄人事去妻子寒則衣葛饑則茹草先生有一不如是則相與詬誹喧喧謂先生不得隱之道且人道之大莫大於繼嗣故聖人重之父以繼祖子以繼父孫以繼子相繼而萬世不絕故宗廟常血食而四時無廢饗古之聖人莫如伏羲莫如神農莫如黃帝莫如堯莫如舜莫如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茲十一聖人皆娶所以重繼嗣且聖人之道非他人道也人道非他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不娶則是滅父子也滅父子則滅君臣也夫婦父子君臣滅則人道滅矣先生娶所謂世之浮近者喧喧誹詬曰既隱矣隱則不得有妻子乃娶先生於是汩道矣吁先生學周公孔子者也苟周公孔子皆不娶先生不娶可矣而周公孔子娶先生何得而不娶也先生不娶則是滅人道也舜爲大孝告父則不得娶不告父而娶孟子是之舜大聖人也孟子大賢人也舜娶孟子言是是一聖一賢必非有差謬矣彼浮近者豈可與之言哉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若箕子隱於奴呂望隱於釣四皓先生隱於山蕭

何隱於吏韓信樊噲隱於屠市嚴君平隱於卜隱以遠害也亦非如彼所謂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者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孔子謂長沮桀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歟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曰吾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若先生者有賢人一作尼父之志遭堯舜之盛未得進用姑盤桓山谷以待時也非隱者也如說之築於傅巖公孫之牧於海上陽城之居於中條說終相高宗中興於商公孫終相武帝丕光於漢城終起於唐以諫諍顯先生之道無少於說而過於公孫城他日聖君聘而用之吾君軼高宗而登舜矣先生舟楫於巨川而霖雨於旱歲矣噫先生豈眞隱者哉

賢李

予嘗謂相國李公賢於孟嘗平津孟嘗養客三千人平津開東閣自食脫粟飯推以養士然皆不聞有賢者相國養士故不若孟嘗之多平津之厚至道咸平以來山東文人之傑賈公疎高公儀劉子翬孫明復在公疎則相國師友之公儀則相國姻睦之子翬則相國賓客之明復則相國以其第之子翬之公疎著書本孟子有山東野錄數萬言公儀子翬明復皆宗周公孔子公儀有帝刑三篇子翬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一作七卷皆

荀卿之述作也四人可謂魁賢大儒相國俱收之則相國之賢視孟嘗平津遠矣曰相國固爲賢矣而明復寒餓山谷相國推衣食以養之可也屈致門下待以賓師之禮可也薦之朝廷尊之公相之位可也以山谷寒餓之士不辭相國之婚則不可介曰明復非榮相國之姻成相國之賢也明復窮居泰山之陽乾枯憔悴鬢髮盡白相國來泰山見明復曰五十始衰又五十異粻明其衰則養要厚也先生五十矣一室獨居不幸風寒食飲衣服誰事左右吾觀吾女可以奉先生箕帚主先生醫藥先生起固辭相國曰吾女捨先生不過爲一官人妻先生威德爲李氏榮矣先生固辭是先生以德自貴陋吾族也吾不以兩爲宰相高先生吾雖德劣有能知先生亦庶幾矣先生無固辭先生退而自解曰宰相之女不以妻王家戚里貴卿少侯予寒餓山谷鬢髮皆白乾枯憔悴藜藿不充相國於予何取而固壻予況予道未至於古人且如予之道過於古人他人誰予顧相國不愛一女以妻予古之賢者無有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不敢辭先生非榮相國之姻成相國之賢者也噫相國賢也愛一愛女豈爲泰相國不賢也一簞食一豆羹先生不受矣

明孔

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捉髮起以待士予聞之周公而不見其人故御史中丞孔明之待士予聞之周公而不見龍圖閣直學士知兗州高先生道德每見先生夔夔以謹恂恂以懌如執弟子禮然終日談惟堯舜周孔之道不敢及他先生居泰山公兩就見於山下作詩親書刻石留於屋壁歲時送衣服肴醴薪芻麥稻不闕人言公事君事父事先生盡禮其以師尊先生乎在三之義惟公備焉世之說公以聖師之孫知道蹈仁義能讜言極諫有王臣蹇蹇之風由正言至大夫歷三諫官又待制龍圖閣又爲直學士再爲御史中丞其操守甚堅始終不渝天下之論無缺惟以公剛嚴高亢簡於待士爲少此爲不知公者故明之

題鄆州學壁

沂公之賢人不可及初罷相知青州爲青立學移魏爲魏立學再罷相知鄆州爲鄆立學而罷相爲三郡建三學沂公之賢人不可及夫水之不涸以其有源也木之不拔以其有本也學爲教化之源仁義之本歟爲國家濬源而植本公之心厚矣

釋疑

故僕射孫公致政歸月再期以病終於家初公在兗州既得請起西鄉謝因泣下數行人或謂公之請老蓋逼乎禮

耳非誠然也言公之泣有所恨矣及公病終於家郡士大夫籍籍稱公飲恨而死吁公逮事三朝實侍講二后至禮部尚書君臣之分可謂深矣一旦辭去豈能忘情耶公泣可謂有禮矣彼小人者孰知也乎且夫凡人一日相聚一飲相樂將去猶踟躕不忍別或摻裾執袂涕流吞嗟公豈不動心耶而謂公云云何厚誣也公家世爲農發憤力學起徒步至顯位實有知足之心居常語人曰吾仕已逾素望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吾年及是則請老矣年且六十有九其年冬命門人郭稹草疏三通引年告歸其辭激切明年春以三疏連上天子不許去詔斷來章公既不得謝亦不欲留又上兩封求守故郡遂遷工部尚書知兗州雖得偃息外藩公終以違其志不樂至魯之明年夏復命郡人石介作奏兩木公實康寧無病期於必得請託以老且疾其辭激切過於前疏秋將奏上會國有大一作火災不果上明年春遂奏入天子察公之誠度不可奪乃以太子少傅致仕奏初上東平相國訪於郭稹曰孫公衆章告老果由衷乎稹對以平生無妄語此之所陳可謂誠慤東平曰若然願與孫公成此美事天子以下不能奪東平又贊之公故得謝公初歸鄆州也里中諸老縱觀公馬上自得喜動顏色及三日宴於故宅顧謂賓友曰白傅有言多少朱

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老夫今日幸得歸矣本末如此明著固可以取信於人矣而云云謂公不足而死何厚誣也公通明經術服行道義爲世醇儒爲國碩臣當祥符閒上書十不可請停西祀在河陽飛疏乞斬朱能焚天書眞宗方崇大老敎迎禮方士公屢言神仙非實請以秦始皇漢武帝爲戒對今上說論語至天何言哉直引先朝佞臣輩作妖（一作天）言造奇字謂之天書云天不能言豈有書哉公之道如此彼淺近者不知君子仕以行道非以利祿小人貪寵榮溺富貴常情也以已度人羣然譊公予懼譊者日勝而天下或疑爲公作釋疑

兵制

夫萬物皆有制也失其制則反爲害也周之制失在諸侯大漢之制失在諸侯彊唐之制失在將怙國家之制失在兵驕何以言之三代以前爵有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小易制也力弱易使也周公始斥大土寓廣其封公侯五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周之諸侯矜大而不服非諸侯之罪也失在周公也漢封功臣王子弟猶以周之制輕而地薄又增益之大者乃數千里少者亦三四十縣漢之諸將恃彊而多反亦非諸侯罪也失在高祖也開元無事日久明皇好拓彊寓寵幸

邊臣寵寢而心汰一作怯故祿山叛自祿山叛天下兵革連年不戢肅宗代宗無長策遠馭不能以法律繩下反用寬貸姑息藩臣唐之將怙而好亂非將之罪也失在明皇肅宗代宗德宗也國家自太祖太宗亟用兵故賞賚厚焉天下既平兵革不用或老臥京師或飽食塞下或逸處郡邑或散居亭鄣未嘗荷一戈也而賞賚不削於太祖太宗亟用兵時復且有加焉謂國家無事而益貴我無功而多賞我豈非懼我乎於是日益驕而不可少下茲非兵之罪也失在謀國家者也周漢諸侯之大且强唐之將怙吾不復言之也國家之兵驕不爲用如何使之不驕而且爲用急治之恐且亂矣持日以久使之不滋也持日以久使之驕少殺可矣驕少殺也持日以久使之不驕可矣不驕則可爲用也然則如何爲之可也無他道也慎擇主帥不特無功勿賚焉苟有猖獗叫呼搖動朝廷者盡孥戮之俾望之心息而僥覬之路絕如是以鋤之自不敢驕矣無如明道半年四肆赦而六特支苟務姑息而預郊前年聞府州欲殺賊夫年間魏害官吏今閒單父輒奪兵甲故作兵制云

孫少傅致政小錄

太子少傅樂安孫公致政歸鄆州鄉老故人從觀於路公

馬上色自得甚三日宴郡僚於私第樂半閎起飲茶於致政堂出眞宗御製詩上飛白書客觀拜舞復坐公顧客曰白公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老夫今日歸矣喜動於外終食客退留連通判張駕部舜元觀察推官石介復於向所謂致政堂中潔罍滌爵別陳酒張與公鄉里道舊款曲仍顧介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酒數行公親舉令命張和諸孫皆立後亦令繼之曛夕罷明日乘小駟從諸孫游觀北園笑語衎衎復終日卽徧召故人鄉里散金帛皆厭其意有宿負不還悉復其券月餘公感疾篤公謂子瑜曰吾無身後憂諸經傳中吾有未了者此遺恨爾初公疾避暑居西廳一日晨起忽索就正寢明日呼瑜及家人總至公曰今五月二十四也辰在巳明日當是時吾終因口占曰致政得請歸明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啓手足於正寢禮也是故君子謂之知命復命瑜曰明日吾易簀之際愼勿令婦人至吾所惟汝與諸孫侍因復慨然曰所貴不死於婦人之手又呼其壻范曙謂曰不意便至於此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大數不足以介意又命瑜曰請石介草遺表但敘平生感遇勿復陳乞恩澤瑜能行其治命故瑜遷殿中丞制云覽遺奏之盡忠故推恩而及嗣此

梗槩也餘在國史

論

漢論上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蓋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蓋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鄉射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於學孤寡鰥獨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幷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鄉射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於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紂滅商道武亦受命克承湯烈故商之民歸於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

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於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故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爲漢儀帝用之曰今日乃知爲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禹湯與文武導之使爲帝則帝矣使爲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爲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

敎裕於後世以高祖之材而不能行之乎乃擬擬進夫當時之近務五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乎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爲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爲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爲蕭何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以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刱律令民僅出塗炭爲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爲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敎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繼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於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

之時豈有不溷於桀紂之時其道亦以降乎其民亦以難
教乎時治則溷時亂則澆非時有溷澆也聖人存則道從
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
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惟使之從三王之
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
人皆樂然從之也況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蹈於泰然安樂
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
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
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
丈不測深淵中之樂耶吾未之信也當夫天下初定也民
未有富兼地民未有强淩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
小因定之經界因爲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贊
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爲之什一之法因
立之中正之道國閱用乎封建以域之鄉射以仁之庠序
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爲漢之民爲三王之民也
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
心媿恥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
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
舜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
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

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歷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歷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刱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成熟矣百姓信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毋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強已淩弱矣眾已吞寡矣大已幷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嬪侍外耽畋遊殫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龜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韋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能復爲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季札論

夫殤一身以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墟一國以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者季札也曠夷齊非苟義也札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知紂之不仁塗炭天下武

王順乎天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提民塗炭中至於安樂泰然也蓋以謂堯禪舜舜禪禹禹傳子天下之大公也而舜賢也禹賢也啓賢也堯舜之禪讓禹之傳嗣皆與賢也可以法湯伐桀武伐紂雖天下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堯舜禹皆傳乎賢而湯始以臣伐桀湯既以臣伐桀而自爲君武王又以臣伐紂而自爲君且大懼後世不知有堯舜禹之以大公之命一作至正而傳乎賢但知湯武之以大義伐桀紂而將有假大義之名戕賊篡弑其君者故諫於馬前死於首陽噫夷齊非苟義也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也以季札之明且智豈不知吳立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知係其先人之國則爲孝覆絕其先人之祀則爲不孝蓋以謂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與弟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既衰王政絕矣天子爭立諸侯篡奪弟殺其兄子弑其父無國無之且大懼後世不知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謂子得以篡其父弟得以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託以子臧讓於諸樊噫季札非苟讓也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也且非夷齊則後世殺君接踵矣非季札則後世殺父繼轍矣獨孤及作季札論云云者豈知季札之所存也吁及徒知廢先君之命非孝滅其國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爲孝孝之末也全一

國以爲仁仁之小也與其奉先君已歿之命孰若存先王大中（一作未沒）之教與其全一國將墜之緒孰若救萬（一作後）世篡弑之禍嗚呼季札之意遠哉及豈能周知之故孔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曰吳之習禮者也

伊呂論

人稱之曰伊呂以其道相近心相合功相同也余以爲伊呂之功則同其道其心則有異者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在畝畝之中不以其君無道而遂忘其君不以其國將必亡而遂棄其國五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欲其君之克念其國之不亡禹未泯祀者伊尹之心也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遂棄其國不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晏然坐於磻谿之中忍其君不道俟其國將亡者呂望之心也然伊尹卒不得見聽桀卒不能知善夏卒不能復存終歸於湯而放桀滅夏先就其君而君不從不忍其民之塗炭然後歸湯得君子去就之道矣向若桀能納伊尹之謀克念作聖夏之祀未殄矣望之心曷嘗及於此乎君暴虐於上民塗炭於下國之祀日且墜矣不一起往說其君救其民存其國祀直以歸於文王佐武伐紂滅商不一就見其君進其說安知其君之不受其說之不行直棄絕之望之心不如伊尹之心望之道不若伊尹之道萬分之一紂有悔亂改過

之心以望爲太公黜其惡政而從於善湯之祉未遷矣惜乎望之不一往也

牛僧孺論

唐文宗皇帝既承父兄奢弊之餘踐祚孜孜政道有意貞觀開元之治一日延英對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如此乎宰相僧孺對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裔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爲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乎旬月間三上章請退悖哉僧孺之不忠也伊尹恥致其君不及堯舜魏文公願爲皋夔夫湯與太宗又豈本有堯舜之資伊尹英智聰睿有聖人之資僧孺若以堯舜之道輔之必爲堯舜矣若以帝皇之道語之必能行帝皇之道矣凡人臣以道事君竭已之才以致於君惟恐君不能行盡已之道竭已之才以致於君君不能行猶晝夜孜孜夙夜勉勉左輔右弼庶幾行之僧孺何嘗以堯舜之道語其君文宗何嘗有聞道而不能行者而僧孺遽止僧孺不忠也且君可以爲開元之君也則以開元之政啓之君既能爲開元之政

也則以貞觀之政啓之君既能爲貞觀之政也則以三王之政啓之君既能爲三王之政也則以五帝之道啓之君既能行五帝之道也則以三皇之道啓之然後致其君卓然在於羲軒之上躋其民沛然納乎仁壽之域此不爲盛乎直指太和之閒謂之太平可嗟矣夫唐自天寶以後藩臣屈强不順中官驕悍擅權況文宗承穆宗敬宗之後履長慶寶歷之亂四海奢弊彝倫攸斁萬幾墮曠庶政不緝當時中官主守澄用事織人得進幽州軍亂方逐其帥成都失守陷於蠻而又姦黨羣行申錫遭禍構興兵亂李濟被害疾疫相淫民罹天傷水旱仍臻歲數凶歉而倉廩謂四裔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不亦面欺其君乎復且怨君責成於己輒旬日三上章求退其悴亦甚矣人臣之禮固如是乎噫其後鄭注干政李訓亂國郤謀得行狂狡並進太和之治不及貞觀開元之太平過在僧孺也惜乎文宗有君而無臣矣悲夫

同縣五岡熹多福
正誼書堂藏板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鵬臣覆校
侯官何壽康淑齋分校
閩縣鄭　甸禹圻分校

右守道先生集卷之下終